

通^化
县

乡村漫步

刘兆福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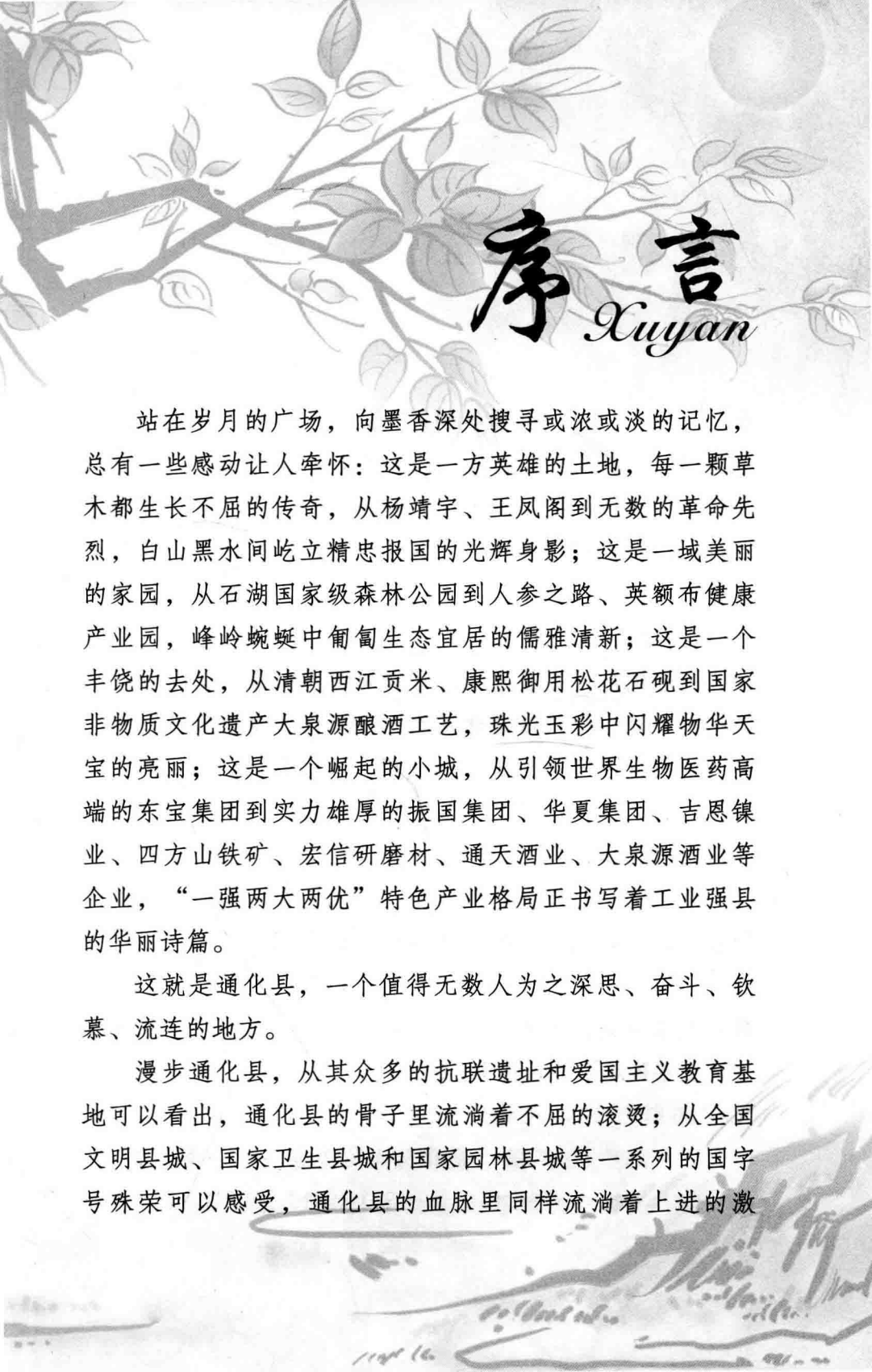
通化
县

乡村漫步

刘兆福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TongHuaxian
XiangCunManBu



序言

Xuyan

站在岁月的广场，向墨香深处搜寻或浓或淡的记忆，总有一些感动让人牵怀：这是一方英雄的土地，每一颗草木都生长不屈的传奇，从杨靖宇、王凤阁到无数的革命先烈，白山黑水间屹立精忠报国的光辉身影；这是一域美丽的家园，从石湖国家级森林公园到人参之路、英额布健康产业园，峰岭蜿蜒中匍匐生态宜居的儒雅清新；这是一个丰饶的去处，从清朝西江贡米、康熙御用松花石砚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泉源酿酒工艺，珠光玉彩中闪耀物华天宝的亮丽；这是一个崛起的小城，从引领世界生物医药高端的东宝集团到实力雄厚的振国集团、华夏集团、吉恩镍业、四方山铁矿、宏信研磨材、通天酒业、大泉源酒业等企业，“一强两大两优”特色产业格局正书写着工业强县的华丽诗篇。

这就是通化县，一个值得无数人为之深思、奋斗、钦慕、流连的地方。

漫步通化县，从其众多的抗联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看出，通化县的骨子里流淌着不屈的滚烫；从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和国家园林县城等一系列的国字号殊荣可以感受，通化县的血脉里同样流淌着上进的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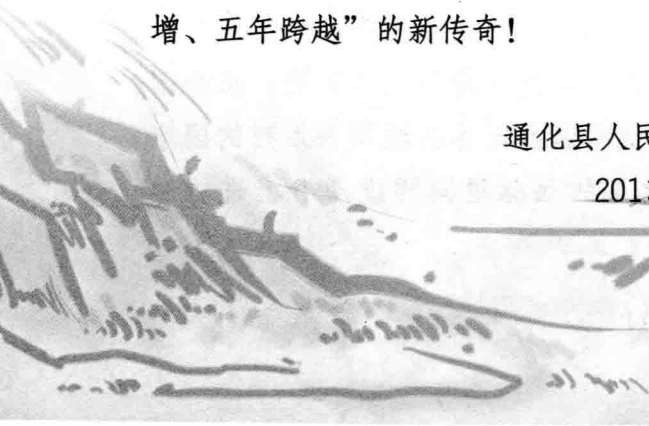
昂。多年来，通化县历届领导班子薪火相传，聚25万人民睿智同绘一张蓝图，勾勒出耀眼夺目的巨变：不论是城镇的日新月异，还是农村的巨大变迁，不论是经济的蓬勃发展，还是民生的好事连连，在“争做全国模范县，努力让全县人民过上好日子”奋斗目标的引领下，通化县正站在一个展翅欲飞的地平线。

良音悦耳，香茗慧心。《通化县乡村漫步》这本书，以纯朴之风，记录着通化县十五个乡镇和聚鑫经济开发区的历史枝叶及发展新貌，标注着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轻鸿一瞥，让人在品味通化县曾经不凡的同时，也为通化县如今的生机而暇思。

手捧《通化县乡村漫步》，可以清晰闻到一缕黑黝黝的土香，让人说不出的踏实亲切。让我们在此，向所有为通化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付出心血的人们深情致敬；也希望藉此聚腾飞之力，共同演绎县域经济“三年倍增、五年跨越”的新传奇！

通化县人民政府县长 姜信成

2013年11月15日





目 录

1	石湖镇	高山流水话石湖
29	果松镇	红色融贯天地间
47	东来乡	森林公园民俗村
66	兴林镇	河里采风散记
88	光华镇	哈泥河畔的明珠
105	二密镇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124	大安镇	吉祥之地谱新曲
143	富江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
159	三棵榆树镇	飞鹰之乡
170	英额布镇	魂牵梦萦英额布
185	四棚乡	谁的老家在歌唱
196	金斗朝鲜族满族乡	
		从这里的民俗文化
		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214	西江镇	稻亦有道
231	大泉源满族朝鲜族乡	
		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
254	聚鑫开发区	腾飞的翅膀
260	快大茂镇	海棠虽好不留诗
277		后 记



石湖镇

高山流水话石湖

胡 玫

石湖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曾从字面理解为石头的湖，猜想在石湖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大坑，坑里堆满了石头，顾名思义，石湖。一坑石头其实并没有美感，可是若说成石头的湖就美得可以了，我差不多要对起这名字的人肃然起敬了。

猜想固然只是猜想，我一直没有机会真正走进石湖，也想不起来询问，所以这名字就悬在脑海里。

直到今年政协文史委要出《乡村漫步》这本书，我恰巧分到了写石湖的任务，才真正走进了石湖，也弄清楚了石湖这名字的由来。

石湖镇的驻地在公益村，村西有一条河叫永安河，河的上游有一个小湖泊，湖的边缘一直到湖底为一整块岩石构成，湖水的日益冲刷而岩石不改其宗，反而愈加坚固和干净，百姓们称之为铜帮铁底，故而得名“石湖”。由此湖得名石湖火车站，1961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又以石湖站得名石湖公社。随着交通的日渐发达，公路运输的快捷与方



便成为主流，石湖火车站取消了。然而石湖公社却蓬勃发展起来，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石湖镇了。

石湖镇位于长白山系老岭山脉西北麓，距县城快大茂东南48公里。距通化市60公里，距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地集安市60公里。下辖三个自然村：公益村、永安村和老岭村。三个村都是国家级生态村，这是名符其实的，你只要一接近石湖的边缘，立刻就能感觉到空气的清新。

走进了石湖，才知道石湖远比我想象的和听说的丰富得多，其间有抗日英雄，有前朝遗迹，有匪患成灾，还有得天独厚的风景和淳朴的民风。面对这些，我一时真不知该在哪里下笔了。那么，就信马由缰吧！让意识的流动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任意流淌。

听说石湖有一个很大的节日叫“山神节”，是农历的三月十六。很隆重，仅次于春节。为了解山神节的全过程，我们几位朋友随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梁克弋先生于头一天晚上来到了石湖。

三月十六是山神老把头孙良的生日，长白山区很多地方都过这个节日。老把头对于世代生活在长白山区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原本有姓无名，是山东莱阳人。传说他和一个扛活的伙伴张禄因生活贫困来闯关东，到长白山挖人参（俗称“棒槌”）。有一天，两人为了多挖些人参分路进山，继而走散。孙良为寻找伙伴历尽了艰险，遇到人参也不挖，留下记号，要等找到张禄一起来挖，最后饥饿而死。后人敬仰他遂起名孙良，并奉为采参鼻祖。

老把头的坟墓坐落在浑江与蜊蛄河的交汇处，也就是



通化县快大茂境内的湾湾川。

从老把头坟起一直到英额布为止，这段河流被称为人参之路。我曾与几位朋友骑着自行车逆流而上，从人参之路探寻老把头的踪迹；我也曾几次去过老把头坟，拜谒关东山人心目中的神灵，差不多每次都见碑前有人上过香和摆设的供品，不用说是进山人的虔诚。

参加老把头节的活动我还是第一次，有点兴奋，晚上很晚才入睡。第二天早晨天还未亮，就被外面陆续传来的市井声唤醒，急忙起来收拾一下，来不及吃饭就出发了。我们要早早赶到山神庙，在那里等待敬山的人们。石湖人对于祭拜山神的活动叫“敬山”，足见人们对老把头尊敬的程度。

农历三月的早晨，石湖的山上很冷。这里昼夜温差大，在十几度之间，多亏梁克弋头一天打电话叮嘱我多带衣服。我穿着厚厚的棉衣，也不觉得温暖。

山神庙位于公益村头道湖的山坡上，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砖瓦结构，伸出的檐下有两级台阶，上面的台阶比较宽阔，两侧各有一方立柱，上端与庙墙以拱形相连，无论是墙壁方柱还是台阶，一律用水泥涂抹，墙壁离地面大约两尺以上，勾以一格一格的横线一直到顶。红色的门框两侧各有带棱的红色小窗，门框上方红底黄边的匾上书以行体“山神庙”，两侧有一对联，上联是“掌万物生机”，下联是“赐黎民材源”，为隶书。门前两根红色的柱子支撑起檐前的檩木以及类似云卷的装饰。威严而壮观。庙前的地面均是大块岩石天然错落，在庙前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高大的红色铁炉，是用来烧纸的，里边是陈旧的灰烬。一条水泥阶梯小路直通山下。

山下有一条绿色的河流，这条河就是永安河，河水像它的名字一样，没有喧嚣，没有风浪，安安静静地流淌



着。河的对面是大约3万平方米的头道湖度假村，游廊婉转，亭台兀立，小木屋、养鱼池、林蛙孵化池……安静地等待游人的造访，悠车一样的吊桥颤颤地链接着河的两岸。

永安河是石湖镇大罗圈河的支流，这条河上依次建有三个电站，被称为阶梯电站。一、二电站位于公益村，第三电站在永安村境内。

山神庙左侧的上游就是第一阶梯电站，即头道湖电站，湖水清澈，湖中有成群的冷水鱼游来游去；湖面上有一对对的鸳鸯流连嬉戏。冷水鱼是天然的，品种繁多；鸳鸯是野生的，美丽如画。那鸳鸯虽是野种，也没有白担老牌情鸟的虚名，依然雌雄相伴，水上共白头。它的湖底就是那个铜帮铁底的“石湖”了。这个电站也正是借助了它的自然条件建成的，造福了一方百姓。湖水从大坝上漫过，构成一帘宽阔的瀑布。它的背景是起伏的群山，山尖触摸着蓝天和白云，山上满是挺拔的树木，云雾在山腰上缠绕，真是若仙若幻……

快到五点钟的时候，山下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和人的嘈杂声，声音越来越近了，石湖林场的人来敬山了。大山里幽静的清晨顿时热闹起来。

最先抬下来的祭品是一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大猪，看样子有二百多斤重。头上一块红色的大绸子系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大猪闭着眼睛，态度安详，好像知道它此行的历史使命是什么。随后便是成箱的烧酒和成摞的烧纸、成捆的香……人们排着队往山上走，消防队员全副武装断后。

大猪首先被抬到了山神爷的像前，有人在庙的东侧杀了一只大公鸡，滴血的鸡被提着绕山神庙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庙前的大铁炉开始烧纸了。一挂长长的鞭炮从山上一



直摆到山下，也被点燃起来。一时间鞭炮的噼啪声，伴随着蓝色的烟雾和大铁炉上袅袅的青烟弥漫了大山里整个早晨，唤起了沉睡的太阳，引来了满天的红霞。

敬山也是有程序的，要先在大铁炉里烧几张纸，点燃三支香，然后在庙前给山神爷磕三个头，把香插到香炉里，个人的祭拜就算结束。铁炉很大，几个人可以同时烧纸，唯有磕头是最慢的，要一个一个来，因而等待磕头的人手里举着香，表情肃穆地在庙前排起了长队。所有人都祭拜完毕后，又开始发饼干，一个男孩递给了我两块，看别人都吃了，总是有说道的，另外当时也有点饿了，我就全吃了。

敬山活动结束后，其余的人都下山了。唯有消防队员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这种祭拜，纵是在山火易发的春季，也是万无一失的。

陪我们一起来敬山的石湖镇李学义镇长说，这座山神庙是福建省的一位老板于2000年投资建起来的。在老岭村十一道沟山脊上，盘山古道的左侧还有一座山神庙，一米多高，半米多宽，虽然不是很大，但在石湖镇及周边地区很有名，是座老庙，现在已无法考证它到底是什么年代什么人兴建的了。在头道湖建庙之前，很多人都到那里去敬山。现在它就只负责接待周边的人了。还有些村民敬山时，不到庙里，而是就近选一块地方，或者在山上，或者在自家院子里，搭几块石头，就可以敬山了。

难怪我们在山上时，时而听到砰的一声爆竹响，或者一阵鞭炮的噼啪声，从不同方向不同地点传来，那就是村民在用自己的方式敬山。

所谓心诚则灵，信矣！



薛礼征东的故事，最早是听奶奶讲的。

奶奶记忆力出奇的好，她能一字不落地讲出所有看过的整部戏剧，大段大段地背唱词，有时还能唱几句，不过那唱词大多听不懂。奶奶说薛礼征东经过石湖，一直打到集安，消灭了高句丽，唐朝皇帝让他在平壤安下府衙，镇守在那里并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官员问他，我们今后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薛仁贵平时喜欢穿白色衣服，唐皇帝叫他白袍小将，于是他说，我穿什么颜色你们就穿什么颜色。所以朝鲜人就穿白色衣服，到现在白色衣服仍然是他们的主色调。又有人问，将军，我们今后吃什么水？薛仁贵答，井水。他认为其他的水都不卫生，只有井水是最干净的，从地下打上来，没有受过任何污染。没想到当地官员没有听清楚，回去向民众传达说，将军要求吃顶水。所以朝鲜人的脖子和脑袋练就比其他人坚硬许多，到现在还有用头顶东西的习惯。

长大以后，上了历史课，知道了薛礼，字仁贵，是唐朝的一员大将，长于用兵，深于谋略，在唐太宗和高宗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唐朝的强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资料记载：高句丽（公元前37年——668年），简称高丽（非后来王建建立的王氏高丽），是西汉到隋唐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边疆民族。周秦时期，高句丽的先人一直生活在东北地区，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高句丽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吉林东南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王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的新罗所灭，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

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首领类利把都城从现在的辽宁省桓仁县迁到了现在的集安市。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和政



权的稳固，他们在首都通往北方的重要关隘设一兵营，并倚靠险峻的山势建起了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小城，占地约80亩，并筑有城墙，修有护城河。这座城位于两山之间，北面山岩壁立，峰擎日月，飞鸟也难以逾越，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南面山脚下就是大罗圈河，宽阔的水面一览无余，绝没有藏身的可能。东面还有一座高山，正好适合瞭望，兵营设在城北面的山上，居高临下，俯瞰全城。这小城就建在现在的石湖镇公益村一组，北山现在还依稀可见人为形成的平坦“营地”。

因不是边境，人口并不是很多，起初驻军也不多。公元664年唐朝开始东征高句丽后，在这里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薛礼第二次征东时，率领2000余士兵来到此地，又被这座小城挡住了去路。这座城虽不是铜墙铁壁，却也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区区2000余士兵实在是微不足道。薛仁贵虽长于用兵，却几次攻打都不能得胜，这令他十分恼火。冷静下来之后，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实地踏察，他的军事才能又一次得到了施展。他派兵从南山的后面修了一条便道，绕到敌后方才攻破城池。

这条便道，现在石湖镇的永安村。然而这都是民间百姓的传说，便道确实存在，只不知是薛礼手下的哪位大将所修，百姓爱戴薛礼有加，便安在了薛礼身上。我们也就顺其民意，姑妄信之吧！

不管是谁修了这条便道，它的使命都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通过便道攻破了城池，为直取集安打败高丽王国奠定了基础，也成就了那位将军当时的功名。不能想象2000余士兵偷袭成功后是怎样的一场厮杀。古人有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古人还有诗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不管是因进攻而拼杀的还是为防守而抵御的，终究都是父母所生，都是血肉之躯，都难以抵挡刀剑



的锋芒。战争带给人们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没有别的。那些死去的人和侥幸活着的人，或者父母还健在，日日盼儿归；或者妻儿难入睡，长夜对孤灯。即便是三更同入梦，又两地谁梦谁？

如今便道已经荒废，便道上长满了树木杂草，有风吹来，草木沙沙作响，仿佛唐朝军队匆匆的行军声。

此处的风景也的确很美。城的北东南三面山高林密，南面的河水清波宛转，真如世外桃源一般啊！因此公元668年高句丽王国灭亡后，当时的居民并没有全部迁走，仍有少量的高句丽人在此居住。

当年的城墙现已化作“高丽城墙遗址”，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护城河的遗迹还依稀可见，与长满了草木的城门旧迹相互依存，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湖关隘”。这些久历沧桑的前朝遗迹，现在都展示在明媚的阳光下，向人们诉说着它久远的年代，和那个年代中金戈铁马的故事。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结束了。然而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和耻辱却永远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精神和抗日英雄英勇杀敌并为国捐躯的事迹永远不会被淡忘。作为伤痛的，刻在了国人的心头上；作为历史的，留在了土地的记忆中。

杨靖宇、王凤阁等抗日英雄的事迹在东北百姓中间口耳相传，石湖也不例外。永安村曾有一位裁缝为两位英雄做过衣服，他自豪地描述杨靖宇的身材是怎样的高大，王



凤阁的面容是那么和蔼可亲，两位英雄都对百姓极好，百姓也非常爱戴他们。这位裁缝是石湖镇最后一位见过杨靖宇将军的人了，他的子孙至今都引以为荣。当我听说此事前去采访时，却不料老人家在前不久刚刚辞世，只能为我迟到的信息深感遗憾了。老则老矣，而英雄们的痕迹却成为历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了石湖的山水间。

1937年4月，日本为了掠夺通化一带丰富的物产资源，开始修建梅辑铁路。抗联第一军决定粉碎敌人这一阴谋，自铁路开工之日起，就频繁地进行袭击和破坏，致始该工程总是不能顺利进行。

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木把头们把日本侵略者堆放在老岭村十四道沟的成垛原木推向大峡谷内，这些原木都是用来修铁路和等铁路修好后运往日本的，取之于老岭的山林，每根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推下去的原木覆盖了河床六、七公里之长，延缓了他们修铁路的进程。

1938年3月13日，那是一个谁都无法忘记的日子，在抗联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指挥下，抗联战士首先突袭了六道沟站岗哨，随后又占领了伐木场，在500多名伐木工人的配合下，一批战士换上了劳工的衣服，混在劳工队伍中，毫不费力地混进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顺利地拔掉了鬼子的岗哨，将日军经营的隧道及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炸毁烧光，使老岭隧道工程全部陷入瘫痪。

奇袭老岭隧道的胜利，不仅打死打伤多名日伪军，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质，而且使日伪军各类损失价值近12万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气焰，使工程停工2个月。

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记载：1936年至1939年4月间，活跃在梅辑线上的东北抗日联军多次炸毁铁路线、桥



梁和日军列车，打死、打伤日军3000余人，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承认，修筑这条铁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然而，抗日联军和中国百姓的英勇抗击减慢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却并没有消灭他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

老岭隧道历时两年终于建成，它是日本侵华战争铁的罪证，然而却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1936年日本侵略者把铁路修到这里时，所有的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都犯了难，只见眼前群峰迭起，山势险峻，沟壑纵横，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突破固有的经验，甚至设计不出一张完整的图纸。他们多方寻求皆无结果，最后把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带到了老岭，并把她的家人也挟持到这里，逼她设计出一条隧道，否则就把她的家人全部杀掉。全家的性命都押在这条要命的隧道上了，她怎能不屈从于残酷的现实？她的父亲也是一位工程专家，协助她一同设计，经过多少个昼夜的实地踏察和反复思考研究，终于设计出一条堪称独特的老岭隧道。

老岭隧道是由三个隧道构成，最特别的是第三隧道，全长1765米，它是按地势地貌绕高山走向修建的一条螺旋式隧道，落差为186米，在世界铁路史上也非常著名。

隧道从北和南同时相对开凿，中间对接上以后，偏差真是微乎其微。站在北洞口的山坡上，俯视望去，高高的北进口铁路和低低的南出口铁路像两条错落的绳索，被脚下这座高山死死地打了一个结，连接在一起。而罩在大山里的那个结，不管怎样回环曲折，列车行驶起来却是一往直前，坐在车厢里，丝毫没有异样的感觉。日本侵略者大为惊讶并不得不赞叹他们的才华，想留为己用，要送他们上日本，被他们一口回绝了，结果全家都惨遭杀害。一位好心的日本工程技术员将女留学生的尸体埋在了隧道南出



口右侧百余米的山坡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女留学生也是一位英雄。这条隧道作为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资源的通道已成为历史，然而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它为拉动山区经济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烽火列车》、《喋血大动脉》等影片也都曾在这条隧道里拍摄外景。

如今，女留学生的坟墓早已被树木和杂草覆盖，然而她横溢的才华和短暂的生命却深深地嵌在了老岭那条著名的螺旋式隧道中，告诉人们，勿忘国耻！

在老岭隧道南北两端洞口的山坡上还各有一座用素混凝土筑成的炮楼，现已残破不堪，上面弹孔仍清晰可见，从裸露的创口能够看出里面没有一根钢筋，可它却依旧顽强地挺立着，向炎黄子孙，向世界昭示着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告诉人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四

在石湖镇的永安村外，有一棵大榆树，需两人合抱方能围得过来。树冠庞大，枝叶茂盛，在四周青翠的草木衬托下，显得尤其高大壮观。只是在茂密的枝叶里，夹杂着几根枯干了的断枝，与大榆树的繁茂极不协调。据说这棵大榆树曾经挂过被土匪撕了票的人头，那枯干的断枝就是当年取人头时被折断了的。

在旧中国的历史上，土匪几乎就没有断代过，有的地方称强盗，东北大多叫胡子。不管名称怎样变化，其行为都是一样的，都是强取豪夺，以暴力手段掠人财物。

我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晚唐时期有一位诗人叫李涉，正做太学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有一次他去



九江看望做江州刺史的弟弟李渤。船行至皖口，忽然遇到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手执刀枪，喝令停船。船停下后，强盗问：“船上何人？”船夫答：“是李涉博士。”为首的强盗听说后，命令部下停止抢劫，说：“如果真是李博士，我们就不劫他的财了，希望他能给我们写一首诗。”李涉略一思索，遂吟道：“细雨微风江上春，绿林豪客夜知闻。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于今半是君。”一诗既出，自然是免遭一场劫难。李涉的名气之大，连强盗也慕名索诗而放弃了抢劫，这也看出了那个时代诗人和诗对社会的广泛影响。据说强盗临了还赠送李涉一些财物。这个故事让强盗的形象委婉许多，甚至有了些许暖意。

然而，当我到了石湖，听到几位老人谈起了当年的胡子，却是凶残之极，远没有李涉遇到的那伙强盗的斯文。

关东古来就被人称为蛮荒之地，远离文化，远离文明，因而也盛产胡子。然而，胡子多得让人挠头却也是令关东人瞠目的。石湖镇的永安村最早就叫挠头沟，且是以此得名。多灾多难的挠头沟，除了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还要隔三差五地忍受胡子的欺凌，真是民不聊生了。

据说，那棵大榆树下原来还有一座庙。见过那座庙并且现在还活着的人，谁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庙，只道是庙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神像，究竟是哪路神仙，也没人知道。

庙宇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中国民间普遍存在着，而且它最初的功能仅仅是一种宗教活动场所。由于很多村镇没有专门用来开会或者发布信息的地方，都是集中到庙前去，所以有些庙除了举行宗教活动外也演化成公共场所了。永安村的这座庙也不例外。然而好好一座庙却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被拆除了。至于被拆除的原因，也没人知道。

在这一带，几乎每个山头都有一帮胡子占据着，当年